

□那年那月

□薛宏新(原阳县)

# 柴火的记忆

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,从记事起,就经常跟着同伴到地里拾柴火。

那时,所有的农户烧火做饭都用柴火。玉米秆儿、黄豆秸、落叶、枯草等,都是我家土灶台支撑着的那口八印大锅底下的燃料。赶上阴雨天,找不到干燥的柴火,生火都困难。记得有一年夏天,一直下雨,柴火都是湿漉漉的,烧火做饭时,奶奶就会从炕席底下抽出一把麦秸作为引火草。时间一长,铺炕的麦秸都快被抽光了。

家里柴火的多少,是衡量那个时代家庭是否富裕的标志之一。那时相亲和找对象,媒人介绍男方的情况,首先说的是家里有几间房,囤里有多少粮,柴火垛有多大,之后才是身高相貌。

村南是黄河大堤,大堤坡上有杨树和柳树,村北是芦苇荡,芦苇荡北边是天然渠,天然渠岸两边种有柳树。霜降以后,树叶连同曾经滋养树叶的细枝条纷纷被深秋的风吹落。如果头天晚上刮大风,第二天天不亮,村里好多人就会起来,趁着生产队的钟声未响,背上

柳条篮,拿上竹筛子,到大堤、天然渠上搂树叶。

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,爷爷积攒了一大垛柴火,有棉花柴,有玉米秸和其他农作物的秸秆,还有树叶和其他杂草。棉花柴和农作物的秸秆是生产队分的,树叶和杂草是爷爷和我们兄弟捡回来的。

春节过油炸东西,烧油锅用的柴火是棉花柴。棉花虽是草本植物,但它的木质比一般草本植物致密结实得多。干棉花柴燃烧时间长、烟少,热量大且无刺激性气味,是烧油锅的上等柴火。

那时候,我们住的小院地势低,院里经常积水,玉米秆儿,高粱秆儿多是潮湿的。等到好天气,奶奶把湿柴火背到路边晾晒,等干了,再弄回来烧锅点炕。这样的活计奶奶坚持了好多年。遇上雨季,没有干柴火,做饭时,奶奶经常流着被烟熏出来的泪,单腿跪在锅台前吹火。那情景,至今记忆犹新。

小时候,我经常坐在灶膛边,帮奶奶生火,看奶奶做饭。由于年龄小,我

总生不好火,不是火太大,就是火太小,要么就是不见火光只见烟,呛得我直咳嗽。这时,奶奶会耐心地走到我身边,帮我侍弄柴火。不一会儿,殷红的火苗噌噌地冒了出来。这时奶奶边做饭边给我说:“人呢,心要实;火呢,心要空。”我似懂非懂,火跟心又有啥关系?长大后想想,奶奶说的是做人要实在,要厚道;烧火做饭,要给柴火足够的空隙,这样氧气才会充足,才利于生火。奶奶的话,朴实又富有哲理。

日子渐渐好起来后,有干柴烧了,有煤烧了,爷爷奶奶也老了。老了的爷爷奶奶,出去转悠,看到干枯树枝都要拿回家。

时代在发展,社会在进步,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我们不需再为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犯愁了。如今,城乡燃气的使用已经普及,电磁炉、电饭煲、电饼铛也已进入寻常百姓家,做饭再也不用着柴火了。但烧柴火的日子,柴火带给我的感动与温暖,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□诗词采撷

## 七绝·校园花事三首

□刘齐晋(新乡市)

### 贴梗海棠

如裙翠叶任风裁,  
嫩脸新绯红晕腮。  
幸赖园丁勤养护,  
芳心不教惹尘埃。

### 杨柳飞絮

草木催生天地新,  
杨絮如蝶乱撵人。  
我劝东风学放手,  
骀荡无拘是童真。

### 校园牡丹

国色天香集泮生,  
绿肥红硕自雍容。  
赢得老圃垂青睐,  
斗艳争芳喜不胜。

□习作园地

## 一个七岁女孩的诗 (二首)

□李妍玥(新乡市)

### 呼吸

花儿呼吸的时候  
呼出来的  
是一阵阵花香

蓝天呼吸的时候  
呼出来的  
是一朵朵白云

太阳呼吸的时候  
呼出来的  
是一束束阳光

### 小鸟飞飞飞

飞飞飞  
小鸟飞上天空  
变成彩云

飞飞飞  
小鸟飞上树梢  
变成花朵

飞飞飞  
小鸟飞上屋顶  
变成装饰



## 本版投稿邮箱

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  
pywbmywy@126.com

## 为文明新乡点赞



## 蝶恋花

□赵建喜 摄



用手机记录生活,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,将眼前的风景定格。爱家乡,更爱镜头里的新乡,为文明新乡点赞。

来稿要求:展现新乡城市美景、宜居环境、风光地标、美丽生态等方面,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。

投稿请发至邮箱:pywbmywy@126.com